

編後絮語

■ 韓思藝

本刊副總編輯

已經習慣了居家與世隔離，不知不覺春去秋來庚子年已經過半。半年多的時間裏，除了新冠疫情在全球不斷四處點火，暴雨洪峰也沖刷著華南大地，蝗蟲遮天蔽日、跨洋過海，大地進入震動模式……天災之外，人類社會也動蕩不已。大國競爭複雜激烈，地區熱點亂變交織，中美關係正面臨著建交以來最嚴重的挑戰。我們編委會同仁雖身居斗室卻心憂天下，雖與鄰隔絕卻在互聯網的越洋合作，編輯著新的《文化中國》。新冠疫情給人類社會帶來的影響是世界性的，也是全面性的，我們特別策劃了「疫下世情」專欄，邀請李安澤等教授從中西文明比較的角度，探討不同文明在應對新冠疫情所引起的危機可以提供的智慧，以及這場疫情給當代人類社會文明所帶來的危機和轉機。在新冠疫情所帶來的危機中，人類文明要集合東西方所有的理性、德性、悟性，抵禦西方中心主義或東方中心主義的各種思想偏見，推進世界各民族文化的聯合。李勇的「苦難與憂患」指出，初民在面對苦難時往往訴諸占卜等原始思維，唯獨中國的《周易》的占卜實現了由「貞」而「正」、由巫而史的歷史轉變。這種從軸心時代開始就確立起來的自強不息、厚德載物的正道精神，依然是我們應對新冠疫情的精神資源。

「觀乎天文，以察時變；觀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」。本期的卷首論語與專題對話都是在全球的視野下、在近代國際大勢的歷史發展中，審視中國（包括香港）的自我定位與未來走向。我們特別邀請了加拿大多元文化電視台新聞製片人及主持人、國際政治關係的專家丁果與梁燕城就「全球變局下的中國未來」展開了對話。他們認為，縱觀當今的國際大勢，表面上是中美大國之間的權利博弈，背後其實也有全球治理責任的分擔。面對當前西方列強的圍堵，中國應該走出百年悲情，認真研究西方殖民主義、新帝國主義的本質與特徵，在文明的對話中，總結中國模式的成功之處，改善自己不足之

處，轉型成為更加先進文明的國家，重建中國文化精神價值去影響世界。「卷首論語」運用「後殖民主義理論」，分析了香港人在國族認同上的失調。我們認為，無論是在「後殖民時代」，還是在「後疫情時代」，無論是「觀乎天文」，還是「觀乎人文」，人們都需要「建立宇宙性眼界，吸納不同的價值，創造新世界」。

經典是人文世界原創性、奠基性的著作，它們歷久而彌新，可以在不斷閱讀中開顯出其時代的新意。我們開闢「天經地義」專欄，意在提醒身處紛亂嘈雜的當代人，回到中西經典的活水源頭，叩問與時俱進的生存智慧。宇宙洪荒、天地玄黃，在日光之下，東西方傳統都不乏萬物生生變易的哲思。中國文化特有「象思維」，使中國人無論是在文學藝術的審美方面，還是俯仰之間的人生抉擇之中，都帶有重視象徵性聯想的特徵。黃意明的「《易傳》象徵思維與審美意象論」，使我們對中國的藝術乃至人生，多了一層理解，也多了一種人生境界的選擇。冀誠的「論創造之約」討論了《聖經》中上帝與被造世界之間的約定，以及人在「創造之約」中的地位與責任，使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確定性多了一層把握，對人類的責任多了一點「天命」的體驗，對國家的正義、社會的秩序更加存敬畏、知戒懼。這兩篇文章彼此呼應，不禁讓我們浮想聯翩：天地之間有大美，疫情洪水不能奪。

除了上述新開設的欄目和應時的議題之外，本期《文化中國》不忘初心，一如既往地以促進文明對話、溝通東西文化為宗旨，編輯設計各欄目文章。其中，「內聖外王」在《莊子·天下篇》語境中，從中國哲學基源性問題探索建立中華神學的問題意識；「中國文人」對比研究陶淵明與蘇東坡的精神境界，談禪說道亦論儒，為我們展現了中國文人的不同生活態度和精神追求。我們雖是身居斗室「為他人做嫁衣」，但拜讀各位學者的大作，見字如面，心中不由生出「有朋自遠方來」之樂。